

SHIJIMINGJIAPINJIANDAXI

世纪名家品荐经典大系

长春出版社

王蒙等／著

百位名家用审美与
阅读向读者推荐，这是
一部精美的书。

真

散文卷

愛



真爱

下 卷

王 蒙等/著

长 春 出 版 社

目

录

谢友鄞·在散文的行列里挎刀行走	887
孙犁·给贾平凹的散文作序	891
范小青·棋缘	895
梁实秋·下棋	899
斯妤·我读鲁迅先生的《雪》	904
鲁迅·雪	906
张承志·芳草野草	909
鲁迅·野草·题辞	913
秋夜	915
影的告别	918
徐开垒·蕴藏不露发人深思	921
杨绛·老王	924
梁晓声·读《过年》	929
陈颖·过年	933
高红十·抛物线	939

目
录

余光中·听听那冷雨	945
东 西·怀念两株桂花树	953
郁达夫·悲剧的出生	956
马 莉·夜间的事物	963
川端康成·花未眠	967
孙惠芬·秋天笔记	972
向 娅·蒙玛特墓地的秋	975
卫建民·“我总算画过了”	982
无名氏·豹笼大师	985
吴若增·人格的见证	989
周敏恺·邮差	992
孟宪忠·世纪精神的化身——罗素	998
罗 素·我为何而生	1004
爱在人生中的位置	1006
筱 敏·草叶的背面	1014

录

惠特曼·《草叶集》：一本新出版的诗集	1018
忆明珠·让泉的清音	1023
欧阳修·醉翁亭记	1028
戴厚英·重读《祭鳄鱼文》	1032
韩愈·祭鳄鱼文	1035
朱寨·俞平老的“书生气”	1038
俞平伯·中年	1043
张晓风·意志与灵魂的抗衡	1048
柯嘉智·普罗米修斯与鸢鹰	1049
汪政·澄明之境	1056
于坚·云南冬天的树林	1060
董衡巽·记杨绛先生	1069
杨绛·阴	1077
隐身衣	1079

目 录

丰 昶·萧红:一串凄婉的歌谣	1084
萧 红·孤独的生活	1093
失眠之夜	1097
谷 苇·柯灵速写	1102
柯 灵·回看血泪相和流	1108
汪耀进·恋人的情话与絮语	1120
罗兰·巴特·“我沉醉了,我 屈从了……”	1127
相思	1131
等待	1137
我爱你	1142
为什么?	1151
冯亦代·岁月流逝的素描	1155
爱·布·怀特·再到湖上	1157
赵毅衡·关于人类的“小”!	1166

目
录

约翰·巴思·夜海之旅	1167
奚愉康·城市流浪曲	1178
吴 亮·时间之妖	1181
赵丽宏·坟墓	1191
茨威格·世间最美的坟墓	1194
纪 众·权且当作死过一回	1197
海德格尔·向死而在	1202
张中行·死亡	1213
叔本华·论自杀	1220
乔 迈·十年梦解	1227
乔 迈·冬之梦	1234
闻树国·还来得及	1239
张锐锋·马车的影子	1240
王 肯·知童心	1266
泰戈尔·金色花	1268

目
录

泰戈尔·榕树	1269
张 洁·如果你娶个作家	1271
潘大林·如果你嫁给作家	1274
潘凯雄·何以面对	1278
余秋雨·风雨天一阁	1281
王必胜·现代都市的人生感悟	1297
林清玄·黄昏菩提	1301
潘旭澜·我读林非	1311
林 非·我心中的秦牧	1315
阎 纲·八十一字的散文	1321
刘禹锡·陋室铭	1324
何 龙·走向散文的“西部”	1327
梁锡华·漫语慢蜗牛	1337
金耀基·是那片古趣的联想	1341
黄维梁·香港情怀	1346



录

小 思·惊 雷	1350
花匠的道理	1352

在散文的行列里挎刀行走

谢友鄞

孙犁先生的这篇序文，作于1982年6月5日晨。11天后，即1982年6月16日上午，孙犁在另一篇散文《序的教训》中开篇道：“多言多败，文章写多了，是非也必多。”老作家古道热肠，应某老友之请，为其诗集作序。不料，老友对序文不满意，纠葛颇繁。孙犁在文末写道：“因此，现在声明一下：从今以后，不再为别人作序。别人也不要再以此事相求。愿远近友好，诗人作家，一体垂鉴。”

由此推断，《贾平凹散文自选集》的序，是孙犁为别人作序的收笔关门之作。结局是有特殊意义的，我看重它。

我看重的，更是序文自身。我读过10遍以上，读最后一段时，击节赞赏叹为观止。序是散文的一种样式。为别人作序，说别人、说别人作品的长长短短，就说出了自己。

我喜欢这篇序文，通体短句，气韵若行云流水，文字给人快感，却使人领教了如何作文、做人的严峻课题。我愿意用“领教”这个词，在中国的文章里，它贬意居多，我写下它时，满怀真诚的敬意。

学者散文的介入，小说家散文的介入，使风花雪月、小桥流水，狭隘、小家子气的散文格局，发生了大变化。学者渊博厚重，小说家文笔恣肆，思路刁钻，加之原来阵地上的好散文家，鼓捣得散文热潮汹涌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

但我总觉得，散文还缺少了什么？

缺少文化冲突。

在上海，《文汇报》记者与我们闲聊：一对夫妇，男的是地道美国人，女的是美籍华裔，要买幢房子。房屋结构、式样、所在街区均不错，价格也能接受，只是挨近殡仪馆。男的满意，女的却坚决不要。男的不理解，问妻子是不是嫌吵？美国人没有死亡不吉利的忌讳。如果房间里曾死过一位名人，房产主还会骄傲地向买方宣告，房价甚至因之暴涨。

一位女士快人快语：在国外，单是你走在大街上，比别的洋人都矮，心里就不舒服。进商店买东西，老板笑脸相迎，问：“小姐是日本人？”她忿恼道：“为什么是日本人？我们中国人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！”老板连忙赔笑道歉。

大千世界，东西方文化冲撞激扬；我生活的辽西，同样充满地域文化冲突。

参观沈阳故宫崇政殿，殿堂建筑壮丽恢宏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头？在我家乡的佛寺、庙宇里，佛身、神像高至殿顶甚至重楼之上，空间充实。皇宫殿堂内，帝王高大神圣，所有臣仆都应自觉渺小。但帝王是人不是神，没法将寡人雕塑放

大。殿堂浩大空间与帝王普通人体产生了尴尬的矛盾。

你离开城市，浪迹大草滩，钻进帐篷投宿，准会受到牧民热情款待。他们认为“放走太阳落山后来的客人，是奇耻大辱”。

可是，醉醺醺用匕首宰割羊肉时，外域客不懂，不小心用刀尖指向对方，是最大的失敬，主人马上翻脸！

草海汹涌，前方戳根套马杆，杆顶挂着男人和女人的腰带。你闯进草窝，冲了人家的喜，窘迫地扭身逃开。汉子勃然大怒，穿戴好，纵马狂撵，用套马索兜住你。七十年代，就有支左的士兵，被活活拖死，成为烈士。

闯荡辽西边地，下巴底下就是路，没有两个舌头——蒙、汉话都会说，难深入。偏远的蒙古营子，老辈儿不会说汉话，女人看门守院，不会说汉话，小伙儿能讲却“潮乎”，只有常出远门的车豁子，抛弃民族蔑视经商观念的活络人，才说得来汉话。辽西汉话，个性极强，搅和蒙话译音，非常绝！可是，我认识一位年轻的蒙族知识女性，她说本民族语言时，流畅、自然、眼睛有神，面相和善，异常美丽。同一个她，说汉话时，尽管讲得不错，却模样别扭，显出苦样，甚至露出一一点凶相。使我暗暗惊讶，说不出的震撼！

常用的汉字不过二三千，拆开，偏旁、部首堆积如山，汉字的骨头掷地有声。我将汉字组合起来，一个汉字就是一间房屋，迁居其中，其乐无穷。有时，我推开一扇窗户，偷窥杨柳依依，长亭接短亭，摆酒十里送友人；有时，我摆弄刀、枪、剑、戟，惊骇地望着它们砍翻一路路官府，演出120回乱世传奇。汉字象形，形象，我为生下来便拥有它们得意忘形。瓦屋纸窗，青灯黄卷，古砚羊毫，几千年历史辉煌！

使用微机后，俯视国际通行的 101 键盘，我奇怪地想起法国一位作家的感觉，真的是：B 有两个肚子，C 似月牙，D 像半月，O 如满月，H 像梯子；G 像一个胖子坐在沙发里，E 像一只耙，J 在荡秋千，R 是一位将军迈着稳健的步伐，K 像衰弱的老人，L 是河边的一棵树，U 像一只古色古香的陶罐，Q 是坐在尾巴上的人。谁说只有汉字象形？人类各式各样的文字，都富有人性。

坐在自己的尾巴上，自鸣得意，才尴尬呢。

我生活的这片热土，多民族共生，风习混杂，互通姻好。对外来势力，外来文化，绝无繁华大都会的傲慢、排斥、轻蔑；也不像某些闭塞小城镇那样恐惧、狭隘、尖酸刻薄、格格不入。它显示出惊人贪婪的生气勃勃的吸摄力。

但渗透、交融乃至和谐，常常是冲突的结果。冲突是激烈、复杂的沟通形式，在冲突中方能耀眼地展现自己，扬扬弃弃，使生活和散文绚丽夺目，魅力无穷。

我处偏远之地，写偏远文章，以笔拄杖，远行四极八方，写小说，间或写些散文、文化随笔。我知道，我成不了散文家，但我愿意“在散文的行列里行走”，依边地人的脾气，插上刀，温文儒雅，埋藏杀机。

给贾平凹散文作序

孙犁

我同贾平凹同志，并不认识。我读过他写的几篇散文，因为喜爱，我发表了一些意见。现在，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散文集了，贾平凹来了两封信，要我为这本集子写篇序言。我原想把我发表过的文章，作为代序的，看来出版社和他本人，都愿意我再写一篇新的。那就写一篇新的吧。

其实，也没有什么新鲜意思了。从文章上看（对于一个作家，主要是从文章上看。）这位青年作家，是一位诚笃的人，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。他的产量很高，简直使我惊异。我认为，他是把全部精力，全部身心，都用到文学事业上来。他已经有了成绩，有了公认的生产成果。但我在他的发言中或者通信中，并没有听到过他自我满足的话，更没有听到过他诽谤他人的话。他没有否定过前人，也没有轻视过同辈。他没有对中国文学的传统，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，发

表过似是而非的或不自量力的评论。他没有在放洋十天半月之后，就侈谈英国文学如何，法国文学又如何，或者英国人怎样说，法国人又怎样说。在他的身旁，好象也没有一帮人或一伙人，互相吹捧，轮流坐轿。他象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，在炎炎烈日之下，或细雨蒙蒙之中，头戴斗笠，只身一人，弯腰操作，耕耘不已的农民。

贾平凹是有根据地，有生活基础的。是有恒产，也有恒心的，他不靠改编中国的文章，也不靠改编外国的文章。他是一边学习、借鉴，一边进行尝试创作的。他的播种，有时仅仅是一种试验。可望丰收，可遭歉收。可以金黄一片，可以良莠不齐。但是，他在自己的耕地上，广取博采，仍然是勤勤恳恳，毫无怨言，不失信心地耕作着。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，稳步前进。

我是喜欢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作家的。所谓文坛，是建筑在社会之上的，社会有多么复杂，文坛也会有多么复杂。有各色人等，有各种文章。作家被人称做才子并不难，难的是在才子之后，不要附加任何听起来使人不快的名词。

中国的散文作家，我所喜欢的，先秦有庄子、韩非子，汉有司马迁，晋有嵇康，唐有柳宗元，宋有欧阳修。这些作家，文章所以好，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，而且在情操上。对于文章，作家的情操，决定其高下。悲愤的也好，抑郁的也好，超脱的也好，闲适的也好。凡是好的散文，都会给人以高尚情操的陶冶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，表面看来是超脱的，但细读起来，是深沉的，博大的，可以开扩，也可以感奋的。闲适的散文，也有真假高下之分。五四以后，周作人的散文，曾称闲适，其实是不尽然的。他这种闲适，已经与魏晋南北朝

的闲适不同。很难想象，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，在实际行动上，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，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。他的闲适超脱，是虚伪的。因此，在他晚期的散文里，就出现了那些无聊的、烦絮的、甚至猥亵、抄袭的东西。他的这些散文，就情操来说，既不能追踪张岱，也不能望背沈复，甚至比袁枚、李渔还要差一些吧。

情操就是对时代献身的感情，是对个人意识的克制，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，是一种净化的向上的力量。它不是天生的心理状态，是人生实践，道德修养的结果。

浅薄轻佻，见利而动，见势而趋的人，是谈不上什么情操的。他们写的散文，无论怎样修饰，如何装点，也终究是没有价值的。

我不敢说“阅人多矣”，更不敢说阅文多矣。就仅有的一点经验来说，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，过早的金榜、骏马、高官、高楼，过多的花红热闹，鼓噪喧腾，并不一定是好事。人之一生，或是作家一生，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，忍受得污蔑和凌辱。要之，在这条道路上，冷也能安得，热也能处得，风里也来得，雨里也去得。在历史上，到头来退却的，或者说是消声敛迹的，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，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。

范小青

(1955—)，上海人。

曾在农村插队。1981年江苏师院中文系毕业。历任该校教师，作协江苏分会专业作家。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裤裆巷风流记》、《个体部落纪事》、《采莲浜苦情系》、《锦帆桥人家》、《顾氏传人》等，曾多次获奖。